國民日報

內政部登記證字六八八九號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創刊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四六號

湖南
（第六四四八號）
發行人　丘良任
今日一大張零售國幣一百元

訂報價目	廣告價目		
本埠每份每月三千元 外埠郵費另加	每行每日刊費六百元（三行起碼）	封上每日每行八百元	長期另有優待 刊費一次繳足 來函恕不答覆

社址：長沙陽明湖五號
營業處：又一村口
電報掛號：一〇三二
電話：省政府總機轉

本報啓事

本報現擬增設邵陽、湘陰、臨湘、茶陵、沅陵、辰谿、岳陽、平江、衡陽、常寧、𠃊浦、芷江各地辦事處經辦分銷業務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如願承辦上列各地分銷業務者請即來函又一村本報營業處接洽

本報徵求基本訂戶一萬戶

一、基本訂戶以直接向本社訂閱爲限　基本訂戶在訂閱期內不再加價
二、訂閱二月以上者照定價九折四月以上八折六月以上七折優待
三、本報改訂價格時　四、基本訂戶期滿續訂得享繼續優待之權
五、基本訂戶送登廣告照碼八折優待

湖南第一紡織廠長沙辦事處招標啓事

本處茲有須等製成[illegible]一批凡本市各大玻璃廠商均希於[illegible]日內[illegible]押標金五萬元來處[illegible]定於十七日上午九時在本處當衆開標以標價最低者承製[illegible]特此公告週知

新太和輪船全部機件鍋爐誠意出售

[illegible]

長沙天主堂醫院擴充醫務啓事

本院自光復後曾先由安化遷回本市復員對於[illegible]各界[illegible]

湖南田賦糧食管理處儲運處公告

查本處所屬各單位本年元至五月份員丁薪給因預算未奉核定經費無着前經暫准一律按元月份標準支給茲經呈奉核准依照中央規定新給與標準辦理該項應補發之薪給並經核准分批簽發自應遵照中央規定計二月份長衡區基本數四萬元加成數一百三十倍公役基本數二萬元無加成數湖南區基本數三萬五千元加成數一百一十倍公役基本數一萬七千五百元無加成數二至五月份長衡區基本數五萬元加成數一百六十倍公役基本數二萬五千元無加成數湖南區基本數四萬五千元加成數一百四十倍公役基本數二萬二千五百元無加成數支給標準如數補發除電飭各單位主管於即日起至八月底止依法造具計算書類請領清結逾限不予補發[illegible]一律不准代領外特此公告凡原服務各員丁應即分向原任單位主管結領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向原任單位補領時仰將服務單位番號級職姓名原領及應領薪給列具表報並附同領據及指定收款地點於本年八月底以前報處以憑查明代扣匯發不必來長免耗旅費倘逾限期不予核補並將餘項應補薪給如數繳還解庫幸勿延誤爲要

湖南省青年軍復員委員會通告

凡經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分發回籍者（即在各師部填「回籍」者）迭據報請受訓本會已電請中央核示在未奉指復以前希各同志幸勿來省以免徒勞往返除分電各縣市外特此通告

兼主任委員王東原

鳴謝啓事

[illegible]
宗潘淑潔率幼男之豹謹啓

遺失啓事

[illegible]

遺失聲明

鄙人於本月六日遺失周金亨陽文碧膏三字私章一枚除另刊備用外特此聲明作廢
吳覺劍啓

遺失聲明

本人所管大東茅巷原有門牌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等號屋基一塊曾於卅三依法向市政府登記幷領有移貲一二八號登記證不期四次日寇犯湘倉卒遺失除申請當局補發新證件外特此聲明作廢
彭譽餘啓

遺失啓事

茲遺失所管長沙市左局街原七八兩號門牌房屋基地文契壹紙又長沙市政府發給宿字第六五一號土地登記文件收據壹紙除上項收據呈請補發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保劉氏啓

停止鄂北軍事衝突 周恩來又提新要求 蔣主席尚未正式答覆

（本報南京十三日下午六時專電）據悉：周恩來向蔣主席提議，爲停止鄂北，衝突，須在沿湖北、河南邊境地帶另外劃一中共活動區域，並須允許中共軍隊自由出入該區域，以便能與華北其他中共區域取得聯絡。該項提議，係經由馬歇爾提交政府，蔣主席尚未作答覆。

〔漢口十三日中央社電〕中原共軍違反羅山協定，大舉進攻國軍，漢口第九小組，期提同共軍創亂宣圖，政府及雙方代表處理時，何柱國定十四日飛老河口，前往共軍指揮部斡旋和平，唯共方代表，則以與中原軍區失去聯絡爲辭，尚未決定前往。

〔倫敦十二日中央社專電〕倫敦每日前鋒報記者昨日自南京發來長篇電報，分析彼所認爲中國政府與共黨談判永久和平所以發生困難之主要原因，據稱：共黨認爲時間於彼等有利，故不願迅即同意任何涉重大妥協之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全國領土上之主權，亦不願作絲毫讓步。……

鄂北國軍收復南漳 粉碎共軍西侵迷夢

東北繼續搜捕戰犯 通告民衆迅速檢舉

國軍整編未間斷 青年軍大部退伍

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談

何應欽在橫濱檢閱我國海軍

定明由東京飛華府履新

颶風疾進 在閩登陸

司徒雷登大使 明決飛京履新

立院會議通過 調整商務機構

並決定修正進出口稅則

荷印停戰 未獲協議

經濟枯竭民生凋敝 人謀不臧實爲主因

立院三〇四次會議中 張肇元檢討國內問題

杜聿明定今飛長春 會晤林彪商談停戰

陳毅拒不赴青談判已中止

功在國家 禍在地方

黃河復員難！

原因是除了工程上的困難外 中共還在反對黃河引歸古道

整理下游古道 遭到中共反對

善後救濟辦理不善 各方紛起責難行總

蔣廷黻署長對此有所解釋

中共與人民利益有衝突

京市參議會 籲請政府戡亂

星期論文

原子彈的原理

王恆守

蔣主席 昨宴胡適

九如食品公司　分公司中山路　天和棉業有限公司

外長會議昨閉幕

對德奧問題僵局仍未打開

和約未決事項交和會討論

綜合報導：舉行了一個月僅（？）久的四外長會議，終於在不十分美滿之空氣中閉幕，關於德國和奧地利以及和平草約問題在無可如何的僵持下，只有留待和會時解決。但一般預測未來之和會或將因此未決之問題而增加困難。

【本報上海十三日專電】倫敦廣播：巴黎四外長會議昨晚舉行最後會議後閉幕，各外長均同意和平草案，提交和平大會討論，該草案決定於下月廿九日開幕之和平大會中提出討論，僵局尚未打破。貝文宣稱：關於多瑙河問題，決定於和平大會中提出討論。

【巴黎十二日中央社路透電】關於與義、匈、羅、保、芬等五國締結之和約草案，四國外長已同意即提交和會……

聯合國大會延期

各國可能同意

文教委會已閉幕

六千英僑平安返國

狄托元帥傳說被害不確

參加書畫展覽

由衡還設長沙

易家灣火車失事　死傷廿五人

武漢記者在長沙　訪問趙議長汪市長　今遊岳麓參觀湖大

湘南災區遼闊　仍須大量物資　分署加強急振準備工作　余署長返長談各地災情

蘇聯第一次派使駐阿國

義三政黨組新政府　商談已完全破裂　總理加斯巴萊表示尚可續談

美對英貸款　眾院投票贊成

美將以德國財產轉讓奧地利政府

日侵略陰謀總清算　十一國共同控訴日本戰犯

第三部份一般戰罪及違反人道罪

十一國代表一行

目前迫切問題　治療疫病

關於難童教養　教養並重

流落災民過多　亟須救濟

今年春夏兩季房捐　市政府限期清繳　捐額業已依法評定

成功一件事業　要有道德修養

魯湯平在銀行進修會講服務的修養和條件

服務的道德與服務修養

私德與公德

儉德

本報學術講演會　王恆守教授主講　對原子彈原理分析綦詳

市商會召開座談會

市中心小學校今舉行畢業禮

鄉隊附之重要

湘青年園　匯來賑款

經濟

六十早稻已登場

銀根轉鬆拆息降低

昨日行情

△糧食

△金銀

△棉織品

△化工品

△花紗

各地商情

短評

外長會議結束

湘省寇災損失紀略

（續六月二十九本報）　張伯芹

◎衡陽（續）

據調查全市原有舖戶住宅，計五萬三千二百餘棟，現僅存完整者五棟，修理可住者五十餘棟，其損失約值二千五百萬萬元。至人口之傷亡，以在淪陷期內，因逃避不及，死於敵人砲火之下及逃亡在外，被擄殺姦淫，或流離，拋棄而死者，共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九人，即以市區第八區而言，婦女被敵姦淫殞命，或被姦因而羞愧自殺者，達百餘人，事後不污自盡全貞者，十餘人，以偉丸地，因姦致死，其數字多足驚人，於此，更足以證敵獸性之殘。至全市被敵掠奪，焚毀之穀米、豆、麥、雜糧，合計五十萬三千〇二十四石，耕牛被敵宰殺，擄去者數近一萬二千餘頭，豬二萬四千餘隻，其他如全市商店民房學校，寺廟祠宇所有器具衣服，其損失估計共值二九〇，一一一，四〇〇，〇〇〇元，此外市區第四區之江濱，有工廠三十八座，第七區之黃茶嶺，有工廠二十六座，第六區之蔣家灣，有工廠五十五座。又市區鐵路各機器廠料，等項，所有機器原料成品等，莫不損失殆盡，西人凱石先生曾游衡市，嘗謂衡陽市爲中國城市之雄，且爲全世界受轟炸最烈城市之一，今則以以上損失數字，信不虛也。

◎瀏陽

瀏陽爲湘東門戶，湘贛公路幹線，橫貫其境，向爲手工業最發達之區，除紡織，造紙，鞭爆等手工業，其出產以布匹，紙類，爆竹，豆豉爲全省最著名，尤以瀏陽湘省，三十三年六月，被敵侵陷，迄三十四年元月二十五日，敵人潰退止，淪陷時間，計二十五日，在此期內，全縣計三十九鄉鎮，淪陷，除東鄉幾個鄉鎮，未遭蹂躪，餘悉被敵踐踏，先後縣城，及北盛倉全部被毀，安市，損失慘重，文家市、鎮頭市、普蹟、永和、古港、官渡、沙市等、縣城房屋，共一萬之八零二百餘棟，被毀三二一〇一棟，各鄉鎮共損失九四三三棟，約值約二，八五九，六〇〇，〇〇〇元，人口在戰前爲七六〇，三一〇人，現時人口，僅七二八，〇二八人，在抗戰期中，所死亡者三二六二口，本縣民衆，敵能深明大義，不願作敵順民，即以中一個鎮論，逃出難民，在一萬六千人以上，其他各鄉鎮民，逃避一空，故摸時其數亦在二十萬人左右，損失數字，其不死於敵人砲火，或姦污致死者，再何止以上損失數字，糧食損失，六四七，〇七五四石，耕牛損失一〇九五九頭，器具衣物，及其他各種損失二六八，〇二〇五，四〇〇，〇〇〇元。

第十區湘災籌振會 勸募成績良好
文專員親自勸募 黔陽匯賑百萬元

【本報洪江訊】第十區湘災募賑會，振款負責人文專員錦欽，昨日會同各法團首長，陳主任鏡煥（唐曙光代），何幹事長萃川，李局長原坪與大醫院長林建輝等，昨日（五日）午後二時，分別赴各紙號勸募，以資倡導。至午後五時許始告完畢，結果極爲圓滿，聞其他各界亦將於日內發動大規模勸募運動，預料當可突破原定數字云。

【又訊】黔陽縣政府爲響應湘災賑款運動，特於昨日匯寄振款一百萬元，繳解十區專署轉解省府，以賑災黎中，聞各縣現正紛紛勸募中。

湘潭烏石鄉 發生謀殺案

（七、六）

【本報湘潭訊】湘潭烏石鄉第三保居民賀擇（即有爲）於去年農曆八月十四日晚被圍，從殺害一案，於本月十日由長沙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子俊主持偵查檢驗，因案情複雜，當日未完，接續至十一日下午五時，始偵訊完畢，當將張鼎波收押，唐金生，石□生，劉啓明等暫予交保，候續偵查，另有周樹華，張姆等三人，提起公訴，在逃未獲云。

會同水災慘重 縣參議會分電呼籲
要求頒發急賑減賦軍糧

【本報會同訊】本縣參議會以前次縣屬金龍山一帶暴雨成災，河流漲溢成水災，損失極爲慘重，特於昨分電省府請予賑濟，並電行政院請發急賑，並從速勸募，免田賦減征軍糧，電文摘要如下：（前略）本縣山多田少，民食本不能自給，縣屬金龍山洪暴發，山谷溪流驟漲，田疇倉儲被沖，江堤冲毀，沿河漂沒房屋，田禾蕩然無存，衝毀民房屋亦多，生活最近因糧價暴漲，他衡雜糧之外，尚以杉木竹木爲生活資源，村竹木價銷更多所及，減輕水災，沿河木排，竹排損失殆盡，以數字計算損失，當在二十億元以上，當此浩劫，村莊經濟因之更趨絕境，下貸亦難期待，除已由本縣政府呈請外，懇請從速派員勘災區，豁免田賦，並派員……

天南地北

☆蛇和蛙，蜥蜴與鱷魚都有極靈敏的耳朵，鳥類的耳朵更其靈敏，即使它深深地伏在水中也能聽到岸上的聲響。

☆已婚的婦女，總勸未婚少女不要結婚；同時也有不少的少女，跟着喊：「獨身主義」，但她們在戀愛時期，熱烈地追求着愛情，而且希望早日結婚。

☆美國報紙生產世界最快噴射推進飛機「流星式」，此種飛機最高速度每小時八百英哩，升高力比任何飛機都顯著，航程可與最良好噴射飛機相比，它的最高速度比聲音還快，在飛過上空之後才能聽見聲音，駕駛這種飛機的都是世界最好飛行員。

☆法國人飲醉後談戀愛，英國人飲醉後好打架，德國人飲醉後亂唱歌，而美國人喝了酒，則始終不發表一篇演講。

星期文藝

第一期　蔣牧良主編

訪問

沙汀

看光景正和剛才訪問的那家人一樣，當事人是決不肯在證件上劃押的了，雖然個個都感覺很悶氣。於是，一邊那問，一邊以及因爲自覺到不住別人，這裏面包含有拘謹失態，由於一種奇妙的聯想，那兩個年青的參議員而來的內愧，還特別有一點不好受，因爲當一縣參議的訪問者，蔡子儀他們曾經帶着尷尬的病態，他們如何因爲當地擁兵想起了事件的全部經過，他們又不免要把部隊的貪污，才把他們老新聞報紙上拖起來，而對着果進行順利，也不說了，偏偏猜中了的倒是對方！

現在，在那小商人卑陋的堂屋裏面，大家似乎全都希望着一件事：縣參議員究竟怎樣來結束這個訪問。因爲那個被病而來的老人，依照議論，就一直沉默着，誰也猜不透他想的是什麼；最後，苦笑一聲，又搖搖着蒲花白鬍子的尖劊下巴，於是，柱着長而高大的棗子煙竿，參議員終於立起來了。

但參議員井未立刻告退，倒是談起鈿長幣制的氣話，「你就堅定小商人試探的一笑。

「公所在哪裏，心來鍾得太寬？」他問，想起了鄉的眼睛，「不是共識事上的干係。」

「不是！不是！」搓搓手掌，商人陳隆興否認着。而他的失態卻恰恰道出了一個相反的答覆，「有你老人家作主，……」

「絕對不是！」他接着說，「我還有甚麼怕的呢？不過，……」他假笑起來，又瞑口氣，「嘿嘿，他們說的，出錢爲功德……」

「我再說一遍，你只要畫個押！」參議員決絕的插入說。

「不！不！……你老人家不知道……」

眨眨兩眼，繼續長吁短嘆，「這就是俗話說的，」他想一方顧打，一方顧換……「你抱不平又怎樣？……」

苦睡復長驚醒，身穿醬色綢袍的參議員沉在一種清醒過來的時候，對方已經因內愧而住嘴了。但這使他的參議員的態度着少，多半倒是由於參議員的一向的地位：因爲一般言之，全鄉都很敬重他的正直。

參議員是在近六十年的歲月當中，曾經有三十年在本鄉的公共事務上消磨掉的：他作過小學校長，後來又在防區時代當過區正。若是他的脾味，原來很猶豫的，有個時期，曾經變成全場士紳反對的中心；但他正因爲這個猶介，若果不是他的兒子夭折了，他決不至於退休的。這事發生於十年以前，此後他就閉門謝客，把力用在小孫兒的教養上面。他被推選爲參議員已經一年，其孫子夭出過塵，他從沉思中醒轉來，看定對方；於是小商人更加惶恐起來。

「嘿，再坐坐好吧？」商人陳隆興支吾的說，「這麼大的天氣……」

冷冷的點了點頭，又搖了搖手，同伴一瞅，參議員不滿的歎歎退了出去。

他之不滿，並非全因爲小商人陳隆興，因爲他的最縮縮愍愍叫他厭惡，但他還不像第一個被訪問的人家那樣使人惱氣，才一聽清來意，就喊叫似的叫道：「你老人家怎麼拿這些事照顧我啊！」寃乎一聲……第二家人更咬嚼不語，諸咒說沒有出過一個錢被陰害。

參議員也不是懷疑，死死把他拖進這些使人頭痛的事件中來：雖然他曾經經過他們的連團責任，總他們不過是把他們因退縮了，就他們自己的權責。而叫他不滿的，當他們要求他出面檢舉的時候，全場七八個保長的學生，都是簽了名的，今天卻只來了兩個，其餘的人，都在壞張們的恐嚇，家長的約束，和種種忽然想起的原因下退縮了，弄來無蹤無影！似乎隨處都有麻嫁等着他們。

然而，參議員之不滿，主要的還是在他自己。「算透了！」他對自己說，想起了他示認當時。參議員的動機，在初，他打算不幹的，他很清楚目前是個什麼局面。但他估他：「算價值吧！至少少撐一個壞人，」「也好！」於就是在這個清淨打算下，他才認下來，從來想到這會使得他良心不安。「偏偏又遇到這一批毛小夥子！」他又想，倒有點怪自己從前設想得太冒昧了。

「沒有關係！」他迅速的說，忽然注意到一道跟來的小商人還在做款，「沒有關係……」

「你老人家明達人，」小商人繼續說，愈來愈加卑恭。參議員沒有再理睬他。跨出大門，他就向東頭走去了。把希望擱在最末一家。

那兩個年青相視一笑，隨又抑制的嘆息了。他們很想提議就此結束這個沒盡的訪問，但又羞於出口，因爲這件事原了是他們鬧起來的。而且深知這個老前輩的方正梗直，也許他會指斥他們膽怯。於是，他們也就只好不響，滿懷不安的跟了上去。

其中一個，身穿灰布大褂，表情沉悶，又瘦又小，他比那個穿短衫的還要不安靜些。他原是避開父親，不僅因爲秉性拘謹，國文學系，他原是避開父親大膽的，又在讀書，他那個父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財主，原來很膽小的，曾經幾次阻止過兒子干預外事，而當他們正走到劉家園門口的時候，……

但他臨時卻又變了主意。他準備好頭罵兒子一頓的，

「一到啲！他也在一道麼？」他假笑起來，躡着參議員。「聽說你欠安哪？——怎麼？……」

洞察的看定那個矮矮的絡腮鬍子，參議員笑着回答，「噯，他的病好多了。」

「噯，臉色還不對呢！」財主李用三搖搖頭接着說，「又值這麼大的天氣……」

他忽又深深的嘆一口氣。

李用三原很神經質的。現在，更覺得慌張了，一陣很惶感的低聲說，「所以，……」他對好的一陣笑，隨又慎慎的瞥了兒子一眼，「所以，嘿，像我們那樣，我給他說，這是地方上的公益事哪！」他們讀書人都不出來，……不過，嗯，不要多心……」

「再走一處也就完了，」參議員插嘴說。「當在提醒你，方纔……不要以爲都完了理。家裏又有點事情……」

「怎麼樣，你就先回去吧？」略一回頭，參議員帶着笑對那個文科學生，嚼了一句甚麼，同時瞟了他一眼，於是，羞怯的雖然不語，參議員看出，他兒子也叫兒子回去的了。他早已看出，財主之惱恨，財主長來他不願意揭穿。

「你聽！」他就不復能忍耐了，參議員斬切的接着說，「老太爺，你家裏有事也好，沒有事也好，……」

「怎麼？你以爲我是搬弄是非嘛？哈哈哈哈！」財主心虛的插入說，「……一個老人了，少不管你們要是怕麻煩，不管了！而且只有這一家人了，這件事不該讓他來。現在還是讓他搞下去吧，不見得會成功，就是搞成功了，也不會噴在他身上的，」你故意把臉拉長了，看看頭上的天，又搔了一下頭髮，就乾笑着，他一面神經質的向兒子瞟一眼：「哪得，這才是地方上的公益呀，你這老人家，以爲參議員說：我怕事？……」

可是，他們那樣一付憂心相，反應着兒子的不安，參議員開出了他們的估愠。

大學國文系系學生的右手的指甲紅的，那個紅臉發笑的父親，因爲兒子不走動，這才掉過一個告誡的眼色，似乎又嘆着看見兒子，才發出了一下。參議員終於挪動一下步子，表示要走了，而且又沒說什麼，就：「那麼……就請……」

文科學生參……有一點兒憤怒，又有點兒瞧不起似的一眼，也無法再掉頭去看李用三，因爲鄉公所的要人們，正在階沿邊那裏路邊品香茶館的時候，他們三人走出來，就都起來，捏下了頭，才一發現他們走來，就都嘻嘻哈哈，胡扯起蒼蠅叫人惡心的污話。

「唉，擺着要呵！」那許隊附說：「瞧他們在打擺了！」

「ㄨ！」那徐實組香的回答，「洒起來常洋盤哪！……」

那氣太陽落的，毫不自覺的握緊了拳頭，隨又鬆了口氣，於是也把頭抬下了。

這所有一切，參議員蔡子儀都在一種無法跟其中的合議。然而，他同樣看見聽見，而且猜中了鄉公所的心情當中，但他們卻不意，他們偏在最後擦過一閃似然的笑意，他便把他們暴露開了。只是因爲天而來的不快，卻更強烈起來，忽然聞着不出一足希望，「還需將來，」他想，記起一篇不久讀過的報紙社論，「人心早決堤了！……」

於是，不僅目前他所企圖抹掉的這個汚點，凡是戰爭以來他所見聞的種種，一時都齊聚眼前，嚙咬着他。一種更深更廣的苦趣。他想起了人們的貪婪，無恥，以及各式各樣的揆同，而更叫他難受的，是很少有人表示憤慨，一般而論，勿寧說是視同正常。他記起來了，一個親眷，幾天前曾經向他怎樣談到一個在糧管處作事的族人的發跡，似乎異常羨慕。……

「到了不再聆誇韓說廉恥的時候，也許會好些吧？」他灰心喪氣的對自己說。

他正打從中心學校門口經過，一眼瞥見一牆上寫的幾個大字，他苦笑起來。

他們最末訪問的一家，是個賣湯圓的。全鎮同名，大家叫他王湯圓。這有名，是因爲他湯圓做的好，攙撥似的又很準時，對於好多人具有一種時計的作用，他在這一季糊里糊塗的中了簽，而除卻一個肚子的時候，他塡出了筆臉錢費，弄來一身債環。

王湯圓住在東頭柵子外一家大什院里。本不是大雜院，因爲房主人破了產，就胡亂個些人家，變成大雜院了。而在那座用了寨子，圖席等等隔開的迷宮裏面，參議員們一共走錯了幾戶人家，隨後就碰見了房東，不曾從一幅喜歡吵鬧，從十二歲就燒起烟的，到現在已經有了三十年的成績。

赤足鈸鞋，身穿舊麻布背心，手里捧着一把帶有一串細小銀錢，黑得漂亮的小茶壺，房東正搖搖擺擺走出來。那嚴太陽客的正想叫罵，他可自動停下來了。

「噃！」房東大笑着說，「蔡老師哪，這句話又驗了哩：皋錢買死！……」

因爲日常進出煙館，消息很靈通的，他已經猜測出參議員蔡子儀的來意，於甚忍不住見起感慨來了。雖然他們之間還隔着一個天井，竟有三四丈寬。

「你們是找王湯圓的吧？」他又含笑的問。「就從那裏轉過來哪！——嘻！……」

他又鬆了鬆眉頭。因爲房東的階沿，是留得太窄了，而那個漢子在煮飯。若穿過天井，三個在泥污，絲毫不住的下足。於是還爭一會，苦着臉過去了。房東站的處所要一個身子，階沿就是階沿。

然而，烟鬼房東並未立刻領他們過去，雖然對這個關係很有興趣。

「依我看，講，講，講！」壓低嗓子，他搖頭晃腦的說。「早上就有人來過了！」

「甚麼人呢？」文科學生銳聲的問。

「你想還有什麼人呢？」房東高深莫測的反問，起嘴角笑笑。

又，參議員已經很明白了，那所謂「人」，一定是指鄉公所的人士說的，事實確也如此，而且，不僅這點，別的幾處，也曾經派人遊說過。

但參議員並不揭穿，僅僅木然一笑，他就請房東領路。於是又穿堂入室的轉了兩三個拐彎，走過那個寬廣的田園去了。臨着一片舊日的花圃，那一列寬大的遊廊，已被隔成一間間陰暗的屋子，裏面住着三家人。在過門不遠一間陰暗的屋子裏，房東一步扶着一張木架的櫃台，是湯圓匠正光着肩膀，身子一上一下的搖着米粉，身後擺着個籐篋，面靠着一個嬰兒：那是湯圓匠做母親的，剛才下河漂洗衣服去了。

湯圓匠有四十歲上下，很黃很瘦，腦後審着一把所謂的髮式，只穿着一條藍布褲子，因爲經常早起，眼白上有紅絲，神情非常疲倦。正像一個苦役一樣，但當房東從門外發出招呼的時候，雖然並未轉足，隨開杵尾，停止工作，卻一下變換了。

現在，他終於回身落地，顯得發煩的氣起來。

「哎喲，正忙得不開交！」他嘟嚷着，腦子裏打着算盤。

「你出來下哪！」房東接着說，「蔡老師找你說話！」

「還是怎麼一回事了，」湯圓匠好一會沒有再出聲氣。他已經直覺到那非正式的警告以後，他就一直不很快活。這回老陰沙過，因爲他想出口鳥氣，給他塞力阻止，叫他不要開腔，他因爲在裏又痛感到這個矛盾，不知道怎麼做好。

「還是忍口氣吧！」他又想，忽然記起老婆的勸告來了，「現在的事，官官相衛……」

「我還有好幾升米的粉子！」他接着說，口氣含混而帶慍怒。

「噃！這個猪兒才怪……」房東嚷叫着，隨即拖起茶壺，縱掇屋裏去了。

參議員和那個青年人一道留在門外。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又搖搖頭，於是便嘆息了。他們大都預感到事情的全部失敗，參議員甚至推猜到了這個惡果內在連環關係：鄉公所的警告無疑的已經生效了！雖然他無法明白，湯圓匠同時還担心被人利用。

然而，縱然不相信這最末一次訪問會有結果，他們還照樣耐心的守下來，一面靜息靜聽，因爲室內的喧鬧，看起來很機密，只偶爾可以聽清一句半句，「你懂了沒有？」「你這個腦筋怎麼生起的哪！」等等。而且似乎只有房東一個人在說話；但當參議員不復能耐，搖搖頭，嘆口氣，帶着一種審慎的興奮，轉身跨進門去的時候，一串混合着悚惡來的呼嚎，從室內爆出來了。

那是湯圓匠的聲音，揮動赤膊，他正向了房東叫道，

「我懂！……我清楚你的意思！……我王湯圓匠也不是生下來受氣的！可是，你想想吧……！……」

他打算痛痛快快表白一番意見，說明他之所以遲遲不敢答應，那只因爲這一類事，他見識過不少了，有的竟毫無結果，有的竟鬧到反誣，而他毫只有資格作替罪手的！議員們都絕不會遭到報復，說不定還會把他當爛草鞋樣，一到緊頭就脫下來扔掉……

湯圓匠就有這麼多意見；但他一眼瞥見了參議員，喃喃起來，於是乎住了嘴。

「那是一些人說起的！」他終於吞吞吐吐的接下去說，轉換過念頭了，「你想吧，我那裏有好多錢來出呵！」他故意裝出一付取笑人的神情，又搖搖頭，「都是吹工！……」

參議員已經停下來了，但他沉默着，絲不理他是否就此罷手。

「你已經向他談過了吧？」他終於明知故意的問，帶笑的望着房東。

「就只沒有當演身圖！」房東說，做眉做眼的嘆口氣。

「你大約也怕吧！」參議員接着說，抹眼向王湯圓，而且努力做出一種叫人信托的微笑：「不要緊的！你只是劃個押，證明一下。就沒事了，怎麼樣呢？」他加上說，因爲對方老是猶豫不語。「你說吧！這個確實沒有關係！」停停，他又鎮切的說。

「我知道沒關係呵！」湯圓匠反感的說，抬起頭發揮的一笑；隨即又勾下頭。

「好！」參議員按照的說；試探的伸手進懷里去，「那就請在上面劃個押吧……」

隨着一串乾笑，湯圓匠抬起頭來。

「可惜我一個錢都沒出哪！」他大聲說，臉上的痛苦多過頭笑。

參議員沒有接停上話，頓然感覺到力量消耗盡了。

「我還有好幾升米粉子！」還額了一下，湯圓匠在嘴里說，同時又勾下頭。

他隨又偷看了來客一眼，於是嘆一口氣，毅然決然，走去工作去了。

而接着就來了極前更爲沉重的稽擊聲。房東向議員揚了個鬼臉，又嘆口氣，就帶頭退出去了。他們全都認定了事情的一敗塗地，所不同者，房東一直帶着一種邪惡的鋒笑神氣；而當伸進三個陷問不樂的訪問者走出大門的時候，他可更開心了。

一個枯竭沉悶的人，正坐了滑竿從門口經過，於是故喝一聲，房東向他扯談起來。

「噃！你今天又是來交丁嗎？」他問，忍不住哈哈的笑了。

「是哪！」「噃，這麼大一口袋！」那人回答，「總餘在衣包袋的飽滿的帆布口袋。」

「我隊鄉的！」滑竿走過去後，房東非常有味，自言自語的加着說明，「前幾天給了十多個來，都驗掉了！這回像打算賣條子……」

參議員一兩的等思着，而且，已經得到了結論了，「對！」並未留心到房東自鳴其樂的捧道，「對！」他經決的重複向自己說，「就這麼樣！明天到城里去吧！若果縣會不理，我就立刻辭職！——我憑什麼要給人家當狗偷戲呢？——去它媽的……」

他忽然聽見身後嗰起的告別聲，於是濟悟過來，略一轉身，機械的點點頭。（文聯社）